



毛泽东别墅曾被放炸弹



电影

电影是“舶来品”，它源于欧洲，而“电影”一词却是地道的国产。

1888年，法国人马莱发明了第一架电影摄影机，第一次用感光影带拍成了活动影片。电影产生后，不久传入我国。当时观众发现这种西洋的新发明与中国古老的皮影戏很相似，只是放映时用光电光源，于是人们就把这种用光电光源的影戏，叫做“电光影戏”。后来人们为了叫着顺口，就简化叫“电影”了。

珠算

古时，人们用石子来计数，但不方便，后来就改用像筷子一样的小棒进行计算，叫“筹算”，可是使用起来还是太麻烦，又把“筹算”改用竹盘进行计算。就是把一个个珠子放入盘内表示加的数，从盘中取出的珠子表示减数。但用竹盘计数，珠子在盘中容易滚动散失。于是人们就发明了珠算，把珠子串起来，并列地连排一起，就成了算盘。因为珠算使用起来又快又方便，很快传到日本、朝鲜等国。

1000多年来，珠算在我国经济、文化、教育领域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，并为海外各国广泛使用。因此，珠算被一些国家誉为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”。

乒乓球

19世纪，欧美的一些体育用品制造商看到网球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层极其盛行，就别出心裁地想把网球搬进室内，在桌面上打一种包有丝织物的橡皮球，当时叫桌上网球。后来一位叫吉布的英国工程师，提出用赛璐珞制成空心球来代替橡皮球的想法，5年后，这种空心球就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了。由于玩这种球时发出“乒乓”的声音，于是人们就叫它为乒乓球。

监狱

据唐朝解释法律的重要著作《唐律疏议》记载：“皋陶造狱。”皋陶是4000年前传说中的人物，舜帝时期，曾做过刑法官，是掌握刑罚，发明建造监狱的首创者。我国古代监狱中都挂有皋陶的画像，一些狱吏、狱卒甚至犯人都像拜佛一样崇拜他。

监狱在夏朝叫“囿”，商朝叫“圜”（音雨），周朝叫“圜土”，秦朝叫“圜墙”，直到汉朝才开始叫“狱”。明朝法律改称“监”，从此“监狱”连称，成为一个固定名词。民间又俗称“监牢”。秦朝时不仅京城设有监狱，地方也开始设监狱。南北朝时的北朝还曾掘地为狱，发明了“地牢”，到唐朝时州县都有了监狱。

“为荷”

人们在写信时，末尾常用一句“请你协助办理为荷”。“为荷”是什么意思？“荷”字在文言中有两种用法：一是当名词，指荷花；二是当动词，如“荷锄”、“荷枪”，当“扛”、“担”讲，还表示感情，如“感荷”、“至荷”。所以，“为荷”的意思是“为此感谢你”。

（本栏稿件由李德昌提供）



1949年，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看解放南京的捷报

北平和平解放后，四面仍埋伏着可怕杀机。当时，在北平城内仅国民党特务组织就有114个。职业特务则达8500多人，同时城内还潜伏着足足5万多名国民党遗留下的散兵游勇。学校、医院和天主教堂等场所，也潜伏着不少日本、美国等国大批训练有素的间谍。

1949年2月，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。按计划，5月党中央就要正式进入北平了。然而，在当时情况复杂、时间紧迫的情况下，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彻底铲除这些特务、间谍组织，就不能保证党中央、毛主席进入北平时的安全。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叶剑英，其主要助手就是中央社会部部长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委员兼秘书长李克农。面对复杂混乱的北平城，李克农再次陷入沉思中。

李克农首先从分析敌人的心理入手。他认为，眼下敌特的情况虽然复杂，但面对浩浩荡荡的人民解放军，已如惊弓之鸟。为此，他决定争取敌人主动自首，以此为突破口，查找线索，将暗藏的敌人一网打尽。这样，既可以争取到一大批人，也可以大大挫伤敌人的气势。果不其然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前

来自首登记的特务一下子达到了2000多人。随后，北平公安机关根据自首人员提供的情况，对一些顽固分子进行了大搜捕，很快，北平的治安状况便有了明显好转。

1949年3月23日，由于李克农的决策和北平公安局的出色工作，党

中央、毛泽东决定提前进入北平。

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李克农向中央建议迁北平后暂时不进城，而住在香山。在征得中央同意后，李克农随即叫来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刘进中，让他负责毛泽东的随卫工作，接着就赶往香山，亲自检查毛泽东住所去了。

（摘自《扬子晚报》）



回忆黄继光堵枪眼的瞬间

5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，是人类难以忘却的记忆。“上甘岭”这三个字，也伴随着血与火、生与死、罪恶与崇高，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1952年10月19日，我第十五军集中了44门重炮和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，辗转轰击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。骤然爆发的炮击声，恍若雷神疯狂地驱赶着天车，往返飞驰在两高地上，其声顺着山势轰鸣。597.9高地的每一路反击，都遇到美军的顽强抵抗。攻克并据守于此的美军第十七团L连，被迫撤离派克峰，退至易于防守的598阵地。

六连连长万福来说：“我的六连大部分战士在6号阵地伤亡，已无力再推进战斗。”闻讯，二营代参谋长张广生亲自带领五连二排赶来增援，遂又攻克4号阵地。攻至0号阵地时，六连仅剩16个人。

张广生与六连连长万福来决定将剩余人员编成3个爆破组，对0号阵地上的3个母连环堡实施强行爆破。然而，3个爆破组没能接近地堡，便全部伤亡。这时离天亮不到一小时，整个597.9高地就剩0号阵地还在争夺中。万福来手上已没有一个战斗员了，而坚固如铸的美军地堡却像用之不竭的弹药库，每个堡内都有五六挺机枪分两组轮换着打。

望着子弹像滚烫的雨点飘泼而来，这时，跟随张广生的营部通信员黄继光从后面爬上来：“参谋长，让

我上吧，只要还有口气，我一定炸掉它们！”

六连连通信员吴三羊和肖登良随之也挤过来：“我们和黄继光一起上！”

张广生命令道：“黄继光，现在我任命你为六连六班班长，由你去完成最后的爆破任务！”

万福来也当场宣布：“吴三羊、肖登良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是六班的战士了，由班长黄继光带领你们两人去执行爆破。倘若没完成任务，我就亲自去炸掉它。”

黄继光并没喊那后来催落几代人热泪的豪言壮语：“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！”他只是朝吴三羊、肖登良摆了下手，腰一猫便冲了上去。3个年轻战士交替掩护跃进，黄继光和肖登良分别炸掉东西两侧的子地堡。然而，吴三羊在掩护时牺牲了，肖登良亦负重伤。

六连指导员冯玉庆爬上前去，从牺牲的机枪手身边拖过挺机枪，掩护黄继光利用弹坑向主地堡跃进。忽然，黄继光身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，接着又继续往上爬，但这时身躯已沉重得像驮了座山。然而，他缓慢却不懈地终于接近了主地堡，奋力扔出最后一颗手雷，便一头栽倒了。

匍匐路上流尽最后一滴水
主地堡庞大而又坚固，黄继光那颗手雷只炸塌了它一个角。过了一些时候，黄继光身体重又顽强地向坡



上蠕动起来，爬到主地堡的射击死角处，用力支起身，侧转身来向阵地下招了招手。他张嘴喊了句什么，但坡下的人听不清，充斥听觉世界的都是爆炸的轰鸣。只有冯玉庆一下子醒悟了那个手势所传递的信息急意，扭头向身后的张广生、万福来急喊一声：“快，黄继光要堵枪眼！”

张广生、万福来和冯玉庆3个人同时目睹了这旷世罕见的壮烈：一线曙光和几枚照明弹的映衬下，黄继光大张双臂，如展翅的鹏鸟，雷霆万钧地一跃，扑向0号阵地最后一抹战火，用他并不宽阔的胸膛，严严实实地堵住了那孔喷火吐焰的枪眼。

冯玉庆呼地跳了起来，静肃中高扬起他那发自肺腑、悲裂天地的吼声：“冲——啊——”他平端着机枪飞奔上阵地，将满匣子弹全泼进地堡，而后一撒手扔掉机枪，转身抱住黄继光。

（摘自《解密上甘岭》）



1926年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合影

胡也频：丁玲心中永远有他的位置



1904年，丁玲生于湖南临澧一个封建望族家庭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正在女子师范念书的丁玲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，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。

1924年，丁玲来到北平，结识了胡也频。此时丁玲正为弟弟的夭折而痛苦，胡也频得知后，用纸盒装满玫瑰，写下字条：“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。”

由于生活窘迫，丁玲不久离开北平，返回湖南老家。胡也频闻讯后，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，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丁玲面前时，丁玲被深深感动了，爱情之门豁然开启。

1928年年底，胡也频与丁玲同

赴上海，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，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。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，编辑出版文艺期刊《红黑》。但不久出版社倒闭，为了还债，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。一个多月后，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济南。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、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在省立高中激起了涟漪。

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羨林回忆：“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，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。相对而言，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。丁玲的出现，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，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

生眼中，她浑身闪光，照耀四方。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，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，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‘步履维艰’，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，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，就窃窃私语说‘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’。”

1930年5月，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，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回到上海。1930年11月，丁玲生下一个男孩，取名胡小频（蒋祖林）。

1931年2月7日，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遇难，时年28岁。丁玲的心中永远留有胡也频的位置，丁玲说：她最纪念的人是胡也频。

（摘自《文汇报》）